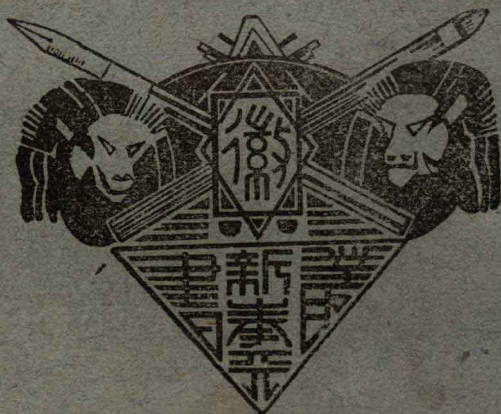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定價三角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小南關工安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人

張 少 岐

奉天小南關工安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武俠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二十五】

且說強老西原是山西大同人，自己也曾飽讀詩書，功名不得志，棄文就商，屢次做買賣，全不得意。這年領東開了個押當局，生意倒還不錯，幹了七八年得利不下萬餘金，帶着些票賬，每年也可賺幾千銀子。這些年強老西得的利，滿存在櫃上沒得取，自己想着，若是聖爺賞飯，幹個十年八年的，怎麼也可以剩個萬兒八千的，也就夠養老接終的了。到那時，就是不出來作事，也不要緊了，並且在櫃上存着，多少還給打點息，又是自己經手經眼的，守着，萬無一失。何況東家也知道，那知東家是每年提款，漸漸的把賺利提淨，櫃上所存的，也就是自己的了。強老西還不往別處想，心說買賣是人家的，反正人家不能安心把買賣月關了門。強老西是毫不疑心，又過了月餘，跟東家倒是不斷的見面，在先前東家三月兩擠的不准來一次，自從把櫃上存款提取淨了，纔這位東家三五天必要來一跑，一來到櫃上，跟強老西非常的親熱，不斷的請強老西吃館子。可是話裡話外，不斷說掌櫃的買賣雖然賺錢，可是總不能大大的做幾水，多賺幾千，終歸是掌櫃胆子小，見了生意不敢做。若是胆子大的，東家與掌櫃的早發了財啦。這個話傳到強老西耳朵內，自己倒不生氣，知道這是東家貪心不足，恨不得立刻發財才好。自己琢磨着東家說的話也對，情實自己胆子大的地方，總怕有了失閃，萬一把買賣作虧了，對不家。東家愛說什麼說什麼，往後遇上大票。

的買賣 得放手時就放手做他兩水 他既按了這個心 對於買賣上更注了意 這個東家有位朋友 據說是一位大皮毛客人 專作莊採買大宗皮毛 每次買賣作下來 就是十萬二十這一萬的位客人每次請客 就有強老西東夥二人 有時由東家陪着到櫃上來 總得吃過飯才走 強老西帶着這位客人跟東家一定老交情了 要不然不能這麼親熱的 有一天這位客人找到櫃上 向強老西說 現在得用一筆款辦貨只要是行市好 這水買賣准能賺個萬兒八千的 不過是貨款沒收上來 還差一萬多銀子 打算在這櫃上先借一筆 給櫃上拉一分二厘的息錢 只用三個月准可以歸上 因為本人辦貨 每次至少要辦十萬八萬的 別管賠賺 這萬兩銀子 准不至落在空地上 我們這次交了買賣 等到辦了貨所賣的貨款 全都在櫃上存着 所有存着這兒的款 滿不用櫃上給起息 就取其兩下信用 強老西一聽 這倒是一水買賣 作下來之後 為是貪着人家十萬八萬的往櫃上存款那一來櫃上的銀錢流通開了 買賣越作越活動 豈不是好 這真是財神爺賞飯吃 當時遂竭力的恭維着 心想既是東家的朋友 索性等着東家來了 通知他 聲 他要是敢担保 落得的送個爽人情呢 強老西打定了主意 單等東家到來 這個買賣就算定局啦 等了兩天東家來了 這位客人也來啦 強老西當着這位客人的面不好說 把東家調到一旁 一說人家用款的事 東家說的好 這種事是櫃上的事 做東家的不能過問 反正作買賣為的是賺錢 這些事全在掌櫃個人調動 看着可以作就作 無須乎問東家 強老西一聽 這倒不錯 他來個滿不担肩 抱

定了強攬不如一推主意 遂又問道 買賣上的事東家是不肯管啦 只不知東家跟他交情怎麼樣 他這一用整票的銀子 不知找他要保好呢 還是不要保好呢 東家說道 這個事豈更不能說了 這種權滿在你個人了 看着他值呢 就痛痛快快的給他一票 要是不放心呢 就教他具保 你別管私交 按着公事辦 買賣就是全教人坑了 也朝着你說 賺萬兩黃金 那是咱兩人的福份 財神爺要賞飯吃 這件事你拆兌着辦吧 強老西心說好 我簡直是問了木頭上 可是我要不通知你一聲 你准得挑眼 既是你靠近朋友用錢 別說是櫃上能辦 就是櫃上不能辦 還許你個人從家中拿啦 如今說這得便宜賣乖的話 我是更受不了 強老西心裡想着這些事 見東家是實在的不担沉重了 遂起來道 那麼我拆兌着辦去吧 只要飛不了 等買賣作下來 也可以剩幾千 咱們櫃上輕易也見不着這麼大票的買賣 可是櫃上的現款 全提淨了 東家要是存有存款的話 先給櫃上撥個萬兒八千的 好週轉着 東家搖頭道 我若是不用錢 焉能在櫃上提款呢 只爲買那二十項棉花地 把錢全占去了 多了可沒有 用個兩千三千的 還可以挪借 強老西道 那麼只好把我的存款提出來 東家兩湊兩千 櫃上撥一千 就可以作這種生意了 當時東家議定留強老西趕到跟客一人接頭 客人沒等強老西開口 就拿出一紙貨票來 足值 萬五千的貨價 強老西說明這桶貨滿堆在貨棧裡 因行市不好 沒往外賣 拿這個作抵押 候着買了貨新貨行市起不 一同往外賣 請強老西念朋友面子 於照票看貨時 千萬別說是借款抵押 免得上名來

好聽 强老西見這位客人這麼開面 自己滿心歡喜 這總算是財找人 當下就算 强老西也是太大意了 對於抵押的貨單 並未照去 只打發一個小老西去貨棧看了看 是否有這麼一撥貨 小老西去一看 果然存着這麼些貨 强老西遂把款給撥過去 客人過了兩天走了 一恍就是三個月的光景 這位客人音信毫無 直到四個月頭上 强老西這才慌了神 趕緊的把他的存貨單拿出來 到貨棧提貨 那知一到這裡 差點了叫人家扣起來 幸虧强老西在洋當掌櫃不是一年年了 全有個耳聞 趕情這張存貨單是假的 爲造人家貨棧的戳記 還是一點不差 强老西說明被騙的情形 貨棧裡把當初真存貨單拿出來 告訴强老西這貨確是他存的 只是四個月前就賣出去啦 改了別人的戶頭 在櫃裡存了兩月才提走的 這張貨單至今還和存根在一塊啦 請强掌櫃的細看看 我們幹貨棧的可最怕這種事 請强掌櫃趕緊追究騙款的人 要緊當時强老西如同沉雷轟頂 差點沒昏過去 自己勉強的掙扎着 回到櫃上 趕緊打發學徒各處打聽這位客人的下落 那知連一點影子沒有 强老西立刻麻了脉 因爲坑了不是少數銀子 這一來不止於買賣不能幹 連自己也毀了 櫃上放出這筆款去 一半是自己的存款 這一數人坑了 就是掌櫃的落不了責備 可是東家方面就有些無面目去見 那又能提自己存款呢 强老西這次真是懊喪萬分 在先前還盼着有轉機 就是能打聽出那客人的下落 不料連一點信息也打聽不着 實在無法只好硬着頭皮去見東家 把受騙情形跟東家一說 又說東家既與他有交情 定然知道他的

住址下落 咱們設法追究他 東家聞聽 把眼一翻道 怎麼着教人家把一萬銀子誑了去 咱們這個買賣就別幹了 客人跟我別說是席面上的朋友 就讓是我的至近朋友 也於這事無關 也問你不着我 作買賣的規矩 我還不知道嗎 在客人一跟你商議時 我曾對你說過 櫃上的事不教你跟我說 我是概不過問 買賣的賠賺全由着你個人調動 那一點事我也不過問 咱們是東夥 我不能不給你留一點面子 爲是教你在街面還能活動 要是真講公事的話 今天就不能教你走啦 給你十天限 櫃上虧空吃補上 咱們依然是東夥 不然的話 沒有別的 衙門口裡分辯去吧 强老西一聽 東家簡直是一點情不留 自己趕緊另想法子 跟他說別的全是白費話 拿定了主意 向東家說道 東家也不必推的這麼乾淨 不 事情是我自己大意 才出這種事 真要是到了當堂上 還不定誰輸誰贏 話又說回來 東家也得替我分點心 打聽打聽這個騙子手 倒是落在那裡 東家別提別的事 提別的事 雖說是一萬銀子 可有我五千 按着櫃上賬本說 還存着我姓强的兩千多銀子啦 全坑了不過虧櫃上二三千銀子 我何至於就跑了呢 東家把眼一翻道 掌櫃的 你這話可不對 我們拿着血本作買賣 要淨教人坑了就別幹了 不如拿銀子放賑去 還落個善人啦 咱們不必再口角 十天後沒有辦法 咱們另說另議 强老西一賭氣出來 離開東家家中越想越氣 信步走到了報恩街 自己抬頭一看 把道路走錯了 又得往回下走一眼望見路旁一座酒樓 字號是醉芳居 强老西心裡一膩 想藉酒解愁 遂信步走進了酒樓 見下面全坐滿

了 遂說樓上可有清靜地方嗎 夥計道 樓上倒有雅座 怕您一位嫌寂寞 强老西道 我是越清靜越好 夥計道 雅座要是一位吃飯也不合式 你是老主顧了 架弄您多花錢 怪不對的 强老西心說 人要是該死 什麼事全遇上 打算喝兩盃酒 伙計先跟小搗亂 强老西氣恨恨說道 伙計你少跟我動這一套 我有什麼不懂 不就是多花幾個錢嗎 二爺有錢 願意吃雅座 你少跟我上這些繞脖子的話 二爺簡直不愛聽 伙計被强老西這一篇話說的臉一紅 遂說道 二爺你是多想 其實我們完全是好意 決沒有那種私心 你樓上雅座 當時强老西也不再答理伙計 逕自上樓 到了樓上單有夥計讓進一間雅座 這個買賣還是真興旺 樓上也是滿座 猜拳行令 笑語喧嘩 很是熱鬧 强老西心裡有膩事 也沒有心腸點菜 只叫夥計給配四個時菜 自己自斟自飲的 暗暗盤算自己的事 喝到一壺多酒 忽聽旁邊雅座內有人說道 這一下强老西准活不了啦 强老西聞聽 不由的一機靈 心說我這可是該着歸位了 走到那裡 那裡有對臉 我也沒得罪了誰 怎麼這人竟咒我呢 自己一邊生着氣 又聽隔壁說道 你老眼着着就是掌櫃的了 我們可得喝喜酒 又聽一人答道 那一定的請客 可是强老西要挪動五六千銀子 再搭上他自己櫃上的存款 依然不能趕人家 咱們豈不白費事了 在先說話那人答道 舅爺你望安吧 老員外起心裡不願再用他了 他就是賠補上 也教他家裡吃去啦 這兩人一問一答的 越說越高興 那料到旁邊 有人存竊聽呢 强老西這一聽 見旁邊雅座裡說這種話 把自己幾乎氣死 原來

是東家安心想害自己。可嘆自己真心的給他作買賣，沒想到結果鬧的自己反倒落個兩手空，並且自己不止於錢滿飛了，還落個虧着櫃上的銀兩，要是與他一分爭，還許把自己發到當官，按着侵吞財物，監守自盜的罪名定罪，思前想後實在沒有自己的活路，當時付了酒錢，出離酒樓，信步走出繁盛的街道，來到曠野荒郊，找了片樹林子，自己解下腰帶子，就拴套，剛要往繩套裡伸脖子，就聽得背後雖然有人嘿了一聲道：「是那裡來的野人，敢在我的樹林裡上吊，你花了上吊錢啦嗎？」強老西心說：「人要是走了背運，什麼事全得遇上，想死全有人管着。」上吊還得花錢，簡直沒聽說過，趕緊回頭一看，見背後站定這人身高六尺有餘，劍眉虎目，鼻直口方，這份貌像，非常威風。強老西眼含着淚，向這人道：「老兄別見怪，我實在不知道這是尊駕的樹林子，要知道麼，怎也不能來沾你的地方，就請尊駕多包涵吧。」那人道：「不是我不教你上吊，因為我從昨天就有好這個地方，預備今天來上伴，此地又乾淨，又沒有野狗，死後免得被狗吃了。」強老西一聽，這倒不錯，尋死找着伴的了。遂嘆息着說道：「我疑惑就是我一個人遇上不可開交的事了。」趕情還有跟我一樣的你老有什麼活不了的事也來。」吊，何必想不開呢？我看你堂堂儀表，正好幹一番事業，還是暫時忍耐，等時來運轉，你定能揚眉吐氣，別跟我學，我是運敗時衰的人。那人道：「咱們也別管誰是先來的，誰是後到的，個人把個人事說出來，誰的事要命，誰就在這死，要死所遭的事不差什麼，咱們就上搭連吊。」強老西遂把自己作買賣教人家坑了，不止於歷年

的積蓄沒有了，還得拿出好幾千來賠補。現在連老底賠全完了，那還的起？我不死也教人擠死。那人忙說該死該死，我也是這麼回事。不過比掌櫃你更寒心。我們當初跟東家搭夥作買賣，東家是窮光蛋一個，湊了一百銀子成本，幹的買賣，沒有幾年的工夫，給他賺了好幾萬銀子。近來我們東家變了心，按心想把我擠走，把我的存項滿給霸占去，抓了個邪碰，把我趕了出來。我跟他說理，他不講理，跟他打架的人多，我是白挨打，實沒別的法子。才想上吊來，咱們哥兩倒是有緣，索姓一塊兒下吧。你看好不好？強老西一聽，心說這可是邪門，我心裡的事沒說出來，倒被他全說出來了。世上真有這種怪事，怎麼他的事跟我一樣呢？強老西這一遲疑，那人道：「怕這就死呀，還是再等會，暗中交代，每逢人想行拙志時，全是個急勁，一時化解不開，越想越無活路，所以才走那條道。若是把那一時過去，未免思前想後，捨不了妻子，戀着一切，就不肯死了。俗語說：『蠅蟻尚且貪生，人豈不惜命？』當時強老西也是這種情形，自己又有些顧慮着，拋下妻子交付何人，頗有些辦戀戀不捨之意。這一遲疑，那人說道：『你老若是有什麼戀念的事，就可以先別死。索性辦完了再說。你走你的吧。』生有處，死有地，我算認了命了。強老西道：『不是我不願意死，強老西因爲這口怨氣難出，我打算跟我們忘恩負義的東家拚命。』強老西當時一說這話，兩人立刻湊到面前說道：『掌櫃的，你這條命是怎麼個拚法？』強老西道：『這那有什麼法子？反跟他拚命就得了。』那人說道：『你這倒是個法子，這可改了鬆老西的名頭了。我問你：你拚命是不打算活着？』告訴你，只要你敢這麼幹就對了。一個人只一條命，我只要豁出命去，

有什麼事不敢作。你要是豁出死去，我幫着你。咱們殺一個够本，殺兩個賺一個。只怕你沒有胆子。强老西把胸口一拍道：豁出一身剮，敢把皇帝打。你只要肯幫着，比時讓我劫皇槓去。我也敢去。强老西說完這話，那人道：既依這樣，你跟我走吧。强老西道：仁兄，你老貴姓高名？我還沒領教了。那人答道：我姓尚名國樑，也是山西省人。咱們是老鄉，沒有什麼說道。我非替你出氣不可。因為替你出了氣，如同給我自己出了氣一樣。咱們的事是一樣。拿你的事只當我的事不行嗎？强老西道：只要我把這口氣順了，我情願把我所積存的幾千銀子，滿盤給大哥。尚國樑道：那是後話。咱先把眼前的事辦完了再說。當時强老西跟尚國樑住在店裏，一連住了兩天，也不說走，也不說不走。强老西一追問，尚國樑只說自己還有點事沒辦完。趕到第三日的晚上，强老西早早睡了，睡到三更時醒了，屋裡不見了尚國樑。强老西不禁大驚，心說怎麼睡着覺，會把人丟了。本來要是門開着，還可以說是起來走動去了。屋門關的嚴嚴的，只有窗戶開着。强老西那會不驚慌？自己細一思索，恍然大悟。才明白尚國樑定是行俠作義的江湖道，自己仍然裝作睡着，等候尚國樑回來。看他是作什麼去了。約有四更過後，猛然見窗外邊那扇窗戶一起，一條黑影從外面進來，輕似狸貓，巧似猿猴，輕飄飄落在地上，把强老西吓的一哆嗦。心說我核對整天守着飛賊，這要是被人家官面知道了信息，來了馬快班子一辦案，拿不着他，自己准得先被拿。教人家當臭賊辦了，那不冤死嗎？轉而一想，人家是自己救命恩人，自己這條命早已

置之度外 難道還怕什麼不成 想到這纔真是毫無所懼了 偷着一看 只見這位尙二爺從背上解下一個包裹來 打開包裹裡面是白銀十封 金條五根 把這些金銀全往炕席後邊藏起 尙國樑一邊抬着金銀 一邊自言自語的說 這可够了 强老西莫明其妙 假意的打個呵欠 睜眼看着尙國樑道 尙二哥 天到這般時候 怎麼還不睡覺 尙二爺道 我睡啦 我這是發噤怔 發的坐了起來 强老西坐了起來 笑說道 你吧個噤怔倒不錯 發長了就發了財啦 尙國樑一聽這話 遂說道 大哥你既然已竟知道 不必裝着玩了 你就說不問 我明天也得告訴你了 我這每夜出去 就是爲這件事 現在我多了沒預備 竟給你預備了五千銀子 明天你拿着這筆款項 趕緊到你們的那位東家那跟他算賬 說什麼也別幹了 該着你的如數算回 少一文錢也不行 別跟他客氣 强老西忙答應道 尙二哥你能够這俠心義胆的給我維力 我至死不忘大德 只是你這銀子是那裡來你 可否告訴我 我也用着放心 尙國樑道 你可聽說過有個千里下腰尙國樑嗎 我在江湖道上專殺賊官勦惡霸 除暴安良 救的是忠臣孝子 義婦節夫 在下閑遊到此地 恰與仁兄相遇 至於上吊冤死 那是我與仁兄開玩笑 像你們東家富不仁 奸險刻薄 不能容人焉能共事 如今又昧着良心作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 令人實在不平 我把你穩在這 就爲是暗中查着查看 他是否有這些劣跡 是我連到他家去了三天 盜了他五千銀子來 你去把他三千銀子補上 把你的七千要回來 這種辦法還算便宜他 强老西真是千恩萬謝 感激尙二爺不置

當下把這幾千銀子包皮紙滿撿了。第二日向國樑把銀子又換成了金條，真是好便於攜帶。這才打發強老西回去與他東家交涉。強老西把金條打成了三個包，坐着轎車子，竟奔東家而來。這位老東家想着：這回把強老西赶走，將舅爺留在櫃上，每年又可省個千兒八百的。總算自己該多積存幾萬家產，事情辦的就算順手。十天的限期就剩了一天。強老西爲能那麼容易，就能辦的出幾千銀子來呢？老東家心裡這麼盤算着，十分得意。忽聽下人進來回稟道：跟老員外回。強掌櫃的來了。老員外就是一怔，心說他居然敢來見我。好，把他逗進來。家人出去。不大工夫，把強老西從外面領進來。強老西向老東家行禮畢，老東家十分客氣，讓坐讓茶後，老東家問道：強掌櫃的，那個外客可有信息麼？強老西道：不止於沒有一點信息，連他住在那兒全不知道。老東家把面色一沉道：咱們那事也不便久懸，看着該怎麼辦？就辦吧。強老西笑道：你先別忙，該着怎麼辦？就怎麼辦。東家你想怎麼辦？全行。東家道：我也不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咱們是公事公辦。櫃上倒是讓你賠了多少錢？強老西道：一萬兩。老東家道：存你多少？強老西道：存我七千。老東家一咧口，道：你比我賺的多。強老西道：老東家你這個話說的有點差着。怎麼我會比你多呢？老東家道：不算賠的。櫃上有多少銀子？強老西道：櫃上存着流通銀子四千餘兩。老東家道：是不是比我賺的多？強老西道：要是按規矩說，自然是顯着我多。可是你打三個月前，陸續的把櫃上的餘款提走兩萬，也不知你按的是什麼心，把銀子全提淨了。櫃上作買賣完週轉

不靈 幸虧是我的存款全沒動 拿我這筆款給櫃上活動開了 這次所放的這筆錢 一多半全是我的錢 到如今落到這種地步 我也算認了命啦 該着你的給你 該着我的給我 你總算心平氣和了 老東家一聽 心說這可糟啦 核着算起來還得給他錢 遂寒着臉道 咱們公事決不能含糊 這筆買賣是你一人管的 你得給我個交代 强老西當時答道 那是自然嘍 沒有交代還叫買賣嗎 當時用盤算一打 除了應當撥給自己七千多銀子 如外除本人本年應扣的薪工錢一百兩外 應賠補櫃上三千銀子 當時心裏派完了 東家把臉色一沉 强堂櫃 咱們誰可別教誰爲難 所欠的銀兩可要今日抵補上 要是補不上可別怨我無情 强老西一聽 冷然答道 你不用這麼小心眼 這不是什麼多大的事 不就是幾千銀兩嗎 那是小事 隨手把包裹打開 東家一看裡面是金條 按着分兩一合 如數的滿交齊了 這一來真出乎東家意料之外 萬沒想到强老西竟拿出這麼些銀子來 真琢磨不出他是那裡來的 强老西全交代完了 向東家說道 謝謝賞飯這些年 如今總算沒白掙爲 給東家賺了這點家業 我姓强的把心算盡到了 落了個兩袖清風 一腔怒氣 東家你這辦太對了 只盼你人旺財旺 咱們再見吧 老東家一聽一皺眉頭 剛要答話 强老西站起來說了聲 咱們再見吧 當時强老西一甩袖子 離開東家家中 這位視財如命的老東家 見這回又白得了三千多兩銀子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在先自己總想强老西賠不起 追急了一起黑票 在別處一跑 那知竟這麼甘脆的補上 實在難得 老東家遂招呼着兩個兒子 把金條拿起

來 到裡間屋往銀櫃裡收 這位老東家平時心眼最慚 時刻防備着有人偷自己 所以家裡賬房不讓外人管 出入銀錢也不經下人手 怕他們變心給拐跑了 這位老東家來到裡間銀櫃前 從褲帶上把鑰匙解下來 把銀櫃開了一看 只見銀櫃裡的銀子 整整短了一層 核計足有五百兩 這一下老東家差點沒受了慢急 兩位少東家也吓的變顏變色 越想這銀子失迷的越怪 老東家是整天不離這間屋 銀櫃的鑰匙又在自己身上帶着 銀櫃沒開 怎麼竟會失了昵 忙把金條放在裡面 自己就是琢磨不出是怎麼回事來 按下他這般不提 且說強老西回到店中 見有尙二爺 尙國樑問了問此去的情形 強老西把東家所說的話 全告訴了尙二爺 尙國樑發狠說道 教他先美吧 我還得教訓這個老不死的 二弟你打算往那裡去 強老西道 我此地不能久呆了 要再呆着 也是把肚子氣破了 尙國樑道也好 你這裡既有這種仇人 再呆着也沒好 三天後咱們同起身吧 我要到江南去 強掌櫃你還是琢磨着作一盤買賣 強老西道 我決不能改行 只好仍然在商人隊裡混吧 說話間又過了兩天 強老西在街上遇見了舊年同事的 打算到口北去販皮毛等貨 一聽強老西閒着 堅請強老西加入作買賣 強老西也無可幹 遂答應了 回到店中與尙國樑一商議 自己打算往口北作買賣 可以去不可去 強老西一說出到口北的話來 尙國樑道 好極了 這裡有一萬銀子 我也不背強掌櫃的 這全是你那不義東家的錢 被我盜來 教他也知道知道壞戒 可是你有這些錢 就足可吃後半輩了 要是沒有什麼貪心 可以回來安分守己的

度日吧 强老西道 尙義士你可千萬別這麼辦 我可實在担不起這麼些錢 這事你不是不知道的 强老西道 只存了七千銀子 我們東家見財起意 差點沒把我害了 如今再多了幾許連命全送了 我自己知道我個人的命運 担不住大供獻 錢一多了就該出事了 我還是安分守己的吃勞金吧 這筆錢你還是想法子把他作公德事 免得我生災生禍 尙國樑道 據我看也不可太固滯 這筆錢是你血汗所得 拿他與家立業 有何妨碍 强老西道 尙義士你就依我的主道吧 我決定非這麼辦不可 當時尙國樑見强老西出於至誠 一定非這麼辦不可 當下遂正色說道 强掌櫃既有這番善念 好極了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 我想把這一萬銀子 留一半給你作買賣 那一半全把他捨了 也足可算是盡心爲善了 强老西說 我沒有那麼大的胆子 用五千銀子作本錢 賠了我也疼的慌 舖張開了我也照應不過來 這麼辦吧 我留兩千銀子作本錢 那餘下的 尙義士願意怎麼辦怎麼辦吧 當時就算計議停當 第三天强老西帶着兩千銀子起身 跟人搭夥到邊外去做買賣 臨行之時對尙二爺真是千恩萬謝 自己以後定銘心刻骨 永遠忘不了尙二爺這番救命之恩 尙國樑這些年仍然是仗義江湖 行俠作義不提 且說强老西跟人搭夥來到口北地面 到了三通口地方 强老西竟病倒在店中 所有搭夥來的四個人 先勸退想等强老西好了一塊走 後來强老西病的日子太多了 大家全膩了 暗中一商議 想着强老西養好再走 强老西也不願意就誤着大家 因爲把皮毛季過了 豈不是乾賠挑費 同夥的客人們說是已竟到口外 倒

沒有多大耽誤了。我們先去辦貨。把貨採辦下來。跟着往回趕。最多用二十天。或是一個月就回。回來。教強老西索性在店中等候。不必到口北去了。強老西一想。也好。自己在店中等着。倒是辦法。這個店是個姓北的開的。倒是個規矩買賣。強老西病在這裡。也很相宜。並且掌櫃的也真畫面子。對於強老西的病非常關心。見強老西同夥的一走。掌櫃北天星心裏很悅。心說這些同伙作買賣的太不義氣。怎麼也不當全走。應當留下一兩人。跟他作伴。不提這位掌櫃暗生悶氣。且說強老西這一養病。就是兩個多月的光景。才算好足了。可是同夥來的客人。始終沒回來。強老西一計算日期。就知道這羣人變了心。跟店裡掌櫃的一談起這事。一定是同夥這些人心變了。全回山西啦。把自己扔在這裡。北掌櫃嘆了一聲道。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們要時回來時。強掌櫃的病再沒好。店錢飯錢又得花錢。所以他們把良心往褲腰上一掖。便只顧自己發財致富了。強老西道。北掌櫃你那裡知道。我跟他們作買賣。我也是股東。一共入了兩千銀子本錢了。他們是安心坑我。所以才把我扔下。我算認了命了。早晚看他們得好報吧。北天星一聽。非常震怒。連說好。羣狼心狗肺之人。只要教我再遇。他們。我定要給你報仇。你安心在這裡住着吧。所有店飯錢全算我候了。聽他們不理朋友呢。強老西深感北天星的情誼。知道北天星疑惑自己沒有錢啦。這份情義實在令人感激。遂恭恭敬敬的向北天星作揖道。多謝老掌櫃關照我。我好在還有幾十兩銀子。足夠吃用的。老掌櫃不用店念了。我星兩天還是回我的原籍。